

# 绿地,大城市里的小自然

□邱蕾

昨晚出去散步,走到一处路口时,被眼前的景况惊呆了。几天没来,路边这块绿地旁已然大变了模样。人行道上堆了几堆沙料,曾经的绿地里居然一棵草也没有了,有的地方已经铺上了砖石,有的地方看起来也已经做好了铺上砖石的充分准备,黄土地已经看不见,代之以小粒的石料沙粒。除了比较高大的树木以外,其他的花花草草都已经消失不见。这真是太煞风景了。

看到这里,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本来这几条宽阔的道路两边就只有两块像样的绿地,这是其中之一,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平米,可是,绿地虽小,却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享受。是啊,一上街就要呼吸着“新鲜”的尾气,听到的是喧哗声喇叭声,看到的满眼都是车屁股,或者呼啸而过的电动车,川流不息的人群,两边都是色彩单调的楼房,灰扑扑的,旁边的菜市场散发出不太好闻的气味,地上有时也会污水横流,路边小摊也会侵占自行车道,停着的汽车更是排成长龙长期霸占着非机动车道。这样的人为景观很不养眼也不养心,行走其间难生快乐。而路边的这块绿地虽然不大,但也算是正儿八经的绿地了。有花有草有树,春暖花开时也会展现出醉人的风景,风吹时还能看到美丽的花雨,经过时总让人觉得心情愉悦,于烦躁平淡中骤生出一丝幸福。可现在呢,居然除了几棵树幸存外,其他地方的绿色生命都给斩草除根填平了,曾经的一切美好都荡然无存。

想起以前住的旧居附近也有一处绿地,规模比这块大了几倍,有几座小桥,几个池塘,几片草地,亦有假山,树木成荫,着实为附近居民惬意享受的宝地。可忽有一日,一处草地就被填平铺上了砖石,据说是因为早起的一些人在那里锻炼,后来嫌地方小,就建议管理方把碍事的绿地锄掉一块,以增大锻炼面积。管理方倒也非常乐意听取意见,立马很痛快地就给铲平了那块绿地。这种尊重民生的态度本倒也值得称赞,但是,园方为什么只听取那一小部分人的意见,却没想到其他人的心声呢?这块绿地毕竟不只属于某一部分人,它更属于大多数人。本来已经规划好了的绿地景观,应该事先做好了各种考虑,那么,投入使用后就不应轻易改变,而当要做出改变时,则应是很谨慎认真的,更该事先争取一下广大市民的建议,而不是见有人上门提意见,就不管合不合理便马上听从照办。我不认为这是尊重民生,倒有点走极端的意思了。因为那个小公园里的空地不只那一块,它旁边就有一块,面积更大,所以当时就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非要选择把绿地铲除扩大锻炼的面积,却不肯就近迁移一下呢?

以前,我们的城市没多少绿地,甚至连行道树也没有几棵,随着时间的变迁,有关部门开始加大绿地建设,改善城市形象的同时也满足市民不断提高的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这些年,城市新建了不少绿地景观,路边的植被面积普遍也都不小,有的还曲径通幽很有看头,晚间外出散步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街边绿

地,总是聚焦着最多的人群。老城区旧城改造时,有些不大的单位拆迁后,也不再建什么高楼,而是改成了街边花园,花草树木繁盛,还设了秋千架等娱乐健身设施。这些都大大方便美化了人们的生活。这是好事。按理说,城市绿地是稀有物,可以说是市民享有的奢侈品,对于这样的宝贵财富,我们理应珍惜呵护,而不是糟塌破坏,最好是想尽办法扩大面积,如果办不到,那至少也是想方设法维护既有面积,而不是缩减面积,使绿地变小,让鲜花绿树消失。我们的城市不缺少高楼大厦,不缺少宽阔道路,甚至也不缺少锻炼身体平坦场地,我们更多缺少的是绿树、蓝天、新鲜的空气,是让人心情放松的自然环境。

何谓绿地?看不到黄土,只看到一片绿色,被一片绿色掩盖的土地才能叫绿地,绿地就是小自然,可以带给我们闲适与放松,遐想与快乐,是精神家园,心灵天堂,是提升生活品质居住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少一处停车场,但不能少了一块绿地。对待绿地的态度,其实就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我想,我们对待生活还是充满了浮躁与功利,物质与欲望,却很忽视对于精神的抚慰。所以,有些事情做了却总让人不明所以,就像这块绿地,我到现在也想不通,把花草和小树拔光了,把土地都用沙石砖块覆盖了,到底图的什么?对于城市的奢侈装饰品绿地来说,我们不是该保护,甚至当自我小利益与绿地有所冲突时采取妥协吗?所以,这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章丘古槐

## 章丘的古槐奇景

我经常行走于章丘的山山水水、村落之间,对章丘的风物略有了解。章丘的古树名木众多,不乏树龄千年的唐槐、宋槐。千年的古槐本来就 very 稀有,但更神奇的还有古槐与同属植物或别属植物共生的奇观,下面就是我所知的三个古槐共生的奇景。

□山东技师学院 高广岳

### 辉柳村的唐槐抱楸

章丘市龙山街道(原党家镇)辉柳村有一棵被专家考证为“济南第一槐树王”、栽植于唐朝距今1300余年的古槐树。古槐位于村中央的十字路口,树干胸围7米多,绿阴达400平方米。千年古槐树干虬曲瘤突,古槐的树根部及枝干部有枯洞,枯洞内生有一株干围0.6米的楸树,两树相依,当地人称这一奇观为“槐抱楸”。当地年长者介绍说古槐腹内的楸树是解放后本村小学一姓刘老师栽植的,距今也有六十余年了。

### 槐母抱子

章丘市宁家埠镇徐家村,在村中十字路口有一棵树龄800余年胸径1米半的古槐,冠阴能把十字路口遮蔽。古槐枯空的主干里面长出一棵直径约70厘米的新槐树。和老槐树的沧桑相比,新树枝繁叶茂,每年

“五一”前后,花开如雪,槐香满村。老树像一个老人,新树像一个儿童偎依在老人怀中,因为同种同属,当地人形象称为“母抱子”。据当地老人讲,老树有800余年树龄了,新槐也有百余年树龄,当时村里有好事者在枯空了的老树干内填土栽了小槐树,百年后小槐树在老树腹中也长成了参天的大树,像极了一对不离不弃的情深母子。老槐的北边原有关帝庙,所以老槐树也多有些灵气。村民逢节时有祭拜的习俗,并且多有灵感。

### 圣井危山

#### 玉皇阁的槐报榆

章丘八景之首的圣井危山峰巅玉皇阁内也有一千径40多厘米的槐树,在槐树根部的枯干内长有一株碗口粗细的榆树,旁边一木牌写有“槐报榆(怀抱子)”。树前有进香火的香炉,树上系满了祈福许愿的许愿带,观中的道长讲解说,在此许愿祈福是很灵验的,所以众多善男信女多系红丝带于树上。

# 邂逅奥运冠军林伟宁

□夏海亭

前一段时间,参观杨福成的书法展时有幸邂逅奥运冠军、书法家林伟宁。摘下奥运光环的冠军拥有了两个可爱的双胞胎儿子和宠爱她的老公,一脸居家主妇的幸福令我感动。

书法展大腕儿云集,笔者应邀观摩。在现场发现一家四口,觉着女士面熟,一时半会儿真记不起是谁。两个“小帅哥”被朋友们拉着合影,孩子的父母和其他人打着招呼。朋友提醒:“林伟宁。”“谁?”我问,“画家。”

“笨!山东首位奥运冠军。济南媳妇。”“体操?”我问,“哪年?”“真笨。举重,2000年悉尼。”几个月过去了。一次偶然经过省体育局,又一次拜望。几经通报进入省体机关楼。新近升职的林伟宁还是那样平易近人。羞涩地拿出作品,十分谦虚:“以前练过,荒废了两年了,不成样子,顶多是小学生水平。”

“看这幅作品,有一定的功底。兴许别人练几年也达不到。正楷、行书是初学者的首选。不过您要重新拾起这个雅好。孩子

大了,从心智、生活、学习方面不需要家长过多的辅导了。您要加大书法训练。要找一个书法大家辅导。这样会使您的水平突飞猛进。就书法来讲,握笔、行书、悬腕、选纸甚至砚墨都有讲究。”虽然自己不会写,但是基本的要求和知识还是知道一些的,仗着酒劲不知好歹地卖弄着。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拾起这个活儿。这些年跟着老贾和文化界的人接触多了,耳闻目睹、潜移默化也使我受到了熏陶。你这么一鼓励,我又有了练书法的激情。”林伟宁笑了。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 小说连载

38

## 记住乡村

金海潮

(接上期)

刘队长回答:咱的炸药不多,还得留着端端庄的鬼子据点,咱把有限的炸药埋在宋连崖中间的碎石堆里,对着陷阱的方向,鬼子的第一辆摩托扎进陷阱里,第二辆紧跟随着会戛然而停,这时候咱引爆炸药,劈天盖地的乱石会飞泻下去一起埋了这6个鬼子,就是埋不了,也得砸蒙了,还等着咱去收拾。

金贵伸出大拇指来,连赞佩服。

等孙祥把大家从鸡山据点搞回来的烈性炸药在崖中间的乱石堆里埋好了,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离着鬼子来的时辰不远了,大家伙简单地每人吃了一把炒豆子,开始静静地等着鬼子送上门来。孙祥点了根烟卷儿,掏

出一盒洋火想点烟,被金龙抬手夺了过去。哥,咱留着洋火届时点炸药吧!要是用我的火镰打火,到时候吭吭打不着了咋办!

对对,幸亏你提醒,我就这一盒火柴了,咱留着急用,给你,你拿着吧!我这人好卖弄,别哪天不留神给捣鼓没了。孙祥嘿嘿地笑着说。

金龙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咱忘了要是乡亲早起来种地赶集,掉陷阱里咋办!

刘队长说:“这好办,我去通知北明村的地下党,在陷阱以北和以南二里地开外各安排一个放羊的老汉,看见咱乡亲们过来,就拦住和他们说咱这里要打鬼子不让他们过来了,乡亲们只要一听说打鬼子,肯定支持,并且还会给咱保密。

天色大亮,吃过早饭后,果然

从北明村出来俩老汉各牵了几只羊,从小路上绕过陷阱过去站岗拦人了。刘队长随后赶了过来,身后还跟了俩半大小子,一位提了一筐煎饼,一位提了两瓦罐小米稀饭高高兴兴地走过来。大家伙一看,不用问了是同志们给送饭来了,每人就不客气地拿起煎饼来卷了就吃。

金锁也在队伍里跟着凑热闹,大人们忙活了一晚上,这小子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闻见饭香这才醒过来,看见大家伙吃煎饼,这小子够精明,从旁边草从里拔了几根野葱卷进煎饼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边吃还一边笑话大伙儿:吃煎饼不卷葱,你们是不是章丘人!惹得大伙儿都笑了。

日头渐渐火热起来,巴漏河河面上水气缭绕,水鸟掠飞,两岸的庄稼地里,玉米和谷子快熟了,一片秋日丰收的景象。这美

好的画面很快被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打破了,两辆鬼子的摩托车“依约而至”。

6个鬼子都戴了钢盔,每个坐在摩托车跨斗里的鬼子还都架着机关枪随时准备开枪。驾驶员的后面是架线兵,背着三八大盖和电话线也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巴漏河的河沿上鹅卵石不少,开摩托的鬼子小心翼翼地开着车过来了。车队经过放羊的老汉,忽然停下来,大家心里一惊,都怕鬼子感觉到有什么异常。只见一个鬼子看见旁边老大爷养的羊又肥又壮,拿起三八大盖来,一刺刀就捅死了一只,羊儿惨叫一声应声倒地,吓得剩下的羊儿往老大爷身边聚。老汉怒目圆睁,鬼子上去一脚就把老人家踹在地上,拎着还在滴血的肥羊上车继续开了过来。

县大队队员和高家峪民兵怒目圆睁,看着鬼子的摩托车逐渐靠近陷阱,刘队长一声命令:准备战斗。大家伙都拉上枪栓瞄准了鬼子。

陷阱近了、近了,鬼子的第一辆摩托车突然冒了一阵黑烟“呜”的一声,一头栽进陷阱里没了踪影。后面的鬼子急忙刹住车,寻找目标准备开枪。金龙关键时刻手抖了,点导火索的手哆哆嗦嗦,划了两根火柴都没划着,第三根终于划着了,导火索像一条细长的火龙向埋崖中间的乱石堆飞过去。刘队长喊:大家都低下头,藏好,要炸了。只听一声巨响,崖中间的乱石堆铺天盖地地朝崖下砸去,第一辆车本来就看不见了,第二辆摩托车也连人带车被埋进了石头堆里。

(未完待续)